

白鹿原

白鹿原,位于今灞桥区南部,西安城区东南。是灞河与泾河之间自然形成的黄土台塬,从东南向西北倾斜。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7-10公里,海拔高度在600-800米之间。有荆峪沟(俗称鲸鱼沟)自东南流向西北注入泾河,将原面一分为二,称南原和北原。南原称炮里,北原称狄寨。

据《三秦记》载,周平王东迁(前770)时,原上出现白鹿,故称白鹿原。又因汉文帝葬于原上,名曰霸陵,故此原又称霸陵原。原东则是蓝田通武关大道,扼交通要津,故称霸上,为汉唐长安通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以东广大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今天的白鹿原是灞桥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又因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再度升温、升值,成为世人眼中的历史称谓和文化符号。

铜人原

史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政权,将全国各地所有兵器收缴后运到咸阳,铸成十二金人,又称金狄、铜狄,置于阿房宫门外。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每尊金人重24万斤(合今约30吨)。《关中记》《三辅旧

品味长安

灞桥成语典故

◇ 陈正奇

灞桥,东至骊山西绣岭,南达洪庆田王,北到许王坡下。在历史上这里位于汉长安城东门外偏南,这块地方是汉代长安的墓葬区。汉成帝时曾在此地营建昌陵,后因费工太大,便废弃了。当地农民把它称为“八角琉璃井”。陈正奇《灞桥赋》云:“成帝无道,铜人原上复起塚,昌陵不兴,金马飞出空余井。”现在,这里还被政府定为汉代墓葬群。

三国时,魏明帝青龙四年(236),欲将剩下的两尊金人运往洛阳。可是,运过灞河后因“铜人重,不可致,弃于霸城”。后来人们便将滞留铜人的这块地方叫“铜人原”。

十六国时,后赵石虎派人抵霸城,将两个铜人运到邺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北郊一带)。前秦王苻坚建都长安后,不久夺取邺城,又将两尊金人“徙人长安而销之”。从秦人铜人至此,金(铜)人经历了600余载沧桑变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长安东郊只留下“铜人原”的名字长驻人间。

铜人原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境内,西临

灞河,东至骊山西绣岭,南达洪庆田王,北到许王坡下。在历史上这里位于汉长安城东门外偏南,这块地方是汉代长安的墓葬区。汉成帝时曾在此地营建昌陵,后因费工太大,便废弃了。当地农民把它称为“八角琉璃井”。陈正奇《灞桥赋》云:“成帝无道,铜人原上复起塚,昌陵不兴,金马飞出空余井。”现在,这里还被政府定为汉代墓葬群。

乐游原

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有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

乐游原位于长安城东南,灞桥以西,是一处由河流侵蚀残留于渭河三级阶地上的梁状高地。说起乐游原,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李商隐的一首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唐代时乐游原就被称为古原,足以说明其历史之悠久,先秦时期乐游原是当时王室狩猎游玩的场所;秦代时是皇家园林“宜春苑”;西汉正式更名为乐游原,汉宣帝借许皇后出游至此,迷恋于绚丽的风光,以至于“乐不思归”,故名乐游原,在此建立了乐游苑、乐游庙等。隋唐建大兴城、长安城,将乐游原的西北部纳入到城中。乐游原成为长安城的制高点,《唐两京城坊考》说“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赏被褥。”

乐游原是唐代登高揽胜的绝佳之地,其南面就是大雁塔和曲江池,唐玄宗曾在乐游原宴请群臣,唐代著名诗人几乎都有关于此地的诗作。杜甫《乐游原歌》有“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的佳句。除了文艺雅士喜爱此地外,当时的王公贵族也抢着在这里修建别墅。最著名的就是太平公主的庄园。韩愈在《游太平公主庄》诗云: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隍,欲知前年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可见其庄园规模,也更加凸显出乐游原的美景。今人陈正奇《灞桥赋》云:“灞桥形胜,川原俊美。南依秦岭,北临渭水。骊山绣岭关其东,乐游古原守其西……”足见乐游原地理地位之重要。

影评

农耕挽歌里的相濡以沫

——观《隐入尘烟》

◇ 朱毅

田间劳作,地头啃馍,西北贫瘠的黄土两个可怜人彼此慰藉彼此温暖。《隐入尘烟》唱给农耕的挽歌,让我们看见不可见之人。

中年农民马有铁和身患隐疾的曹贵英,两个被家庭抛弃的农民,在西北的贫瘠黄土和漫天黄沙中啃食着麦地里沾满泥秽的麦粒。两个人冬天相识、春天相助、夏天相依、秋天相收,然后再迎来一个寒冬,四季轮回间不变的依旧是饥寒生死的考验。俩人没有言语,困倦麻木,只是在悄悄隐秘间增添信任,爱情在尘埃中开出了花,然后继续劳作,不爱情。

《隐入尘烟》整个全片每场戏用劳作开头,在马有铁和曹贵英的相濡以沫中讲述着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全片压抑催泪,却透着一股原始的浪漫气。这股原始的浪漫气来源于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个苦难人之间相濡以沫,在贫瘠的土地里催生出对于生活的希望和满足。在这份希望和满足中显现出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用汗水劳作所获得生活物质的踏实。

贫瘠土壤的尘埃中结出爱情之花。马有铁住在三哥家中,人到中年却仍未娶媳妇,三哥一家对他也不是那么友善,马有铁的生活也因此十分低落。直到马有铁遇到曹贵英,两个可怜人之间相互救赎,从最初一直住在别人多年荒废的房子中,到村里拆迁以至于无处可住,再到最后住上自己新建的房子。从无到有,两个可怜人彼此扶持,将西北农民骨子里的不服输,敢于奋斗的精神迸发出来。马有铁承诺要给曹贵英买衣服,带她去城里的大医院看病,再给她买个彩色电视机,因为她爱看。两个苦命人互相珍视,珍惜着已有的些许幸福,然后继续把希望种在脚下这片贫瘠的黄土上,把半个身子埋进土地里,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血汗来浇灌这片贫瘠土地中的希望种子。

生活总是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两种极端。马有铁和曹贵英两口子相互扶持着,终于建好了房子,养了鸡猪,种好麦子看着好的光景马上就要来到。但生活就像喜欢开玩笑一样,这时候马有铁的妻子曹贵英去世了,马有铁受到巨大打击。“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曹贵英的死去使得马有铁仅有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毁掉一个人或者弄垮一个人很简单,那就是毁掉他的精神支柱。而这一刹那马有铁的彻底垮掉了,他卖了驴,卖了苞谷,推倒了房子,再一次如蝴蝶般消逝在西北的黄土中。生活的极端总是猝不及防,希望、失望和绝望往往就在那一瞬间之间。有时候不要轻易地给别人希望,因为有的人在黑暗中本来可以很坚强,当你给了他希望时,当那个希望又破灭时,那才是一个人的至暗时刻。

《隐入尘烟》的最后马有铁还完了10个鸡蛋,还完了两袋土豆,还完了1570块钱,一辈子不舍得吃鸡蛋的他,却在曹贵英死后在家里吃着一颗鸡蛋,躺在床上看着曹贵英的画像,躺在床上把玩着曹贵英亲手编织的驴,吃下一颗鸡蛋来压住“农药的苦”,也随着曹贵英走了。或许,他认为下辈子还可以再遇见她吧。

全片未言苦字,不说爱字,但充满了对苦难的描述和对爱情的忠贞。《隐入尘烟》用西北贫瘠的黄土唱诉农耕的挽歌,而尘埃中生长的爱情之花是这曲挽歌中唯有的一丝温情。这朵爱情的花儿少了春花秋月夏蝉冬雪,多的是老酒新茶要与你共饮,大城小事要说与你同听。

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爱人;一生所爱,不过守护与相伴。

马有铁与曹贵英,黄土上两个生命虽然化为烟尘,但他们干净灵魂为贫瘠的黄土上添了一份温馨。

国风雅韵

《太史记》和《石头记》: 中华文史量子双星

◇ 吕鹏

在中华文化的天空,闪烁着两颗璀璨的明星:《太史记》和《石头记》。它们的诞生,在时间上前后相距近两千年,但当我们仰望苍穹时,会发现量子纠缠般的文化奇观。

文史一体看双星

《太史记》通用名《史记》,记载了中华民族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将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得列“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史记》同时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它“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鲁迅先生又赞它为“无韵之《离骚》”。

合而言之,《史记》是中华文史领域中的一部煌煌巨著。《石头记》通用名《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它全景式展现了一群女性的“美”和“悲”,生动摹写了复杂的人性,对“人”进行了痛切地哲学思考。《红楼梦》融中国传统社会百科和传统文化于一炉,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语言艺术则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情节结构也有新的重大的突破,被评为“《庄子》、《离骚》之亚”,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永久的艺术魅力,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中国小说,自古是历史的支流,《红楼梦》也不例外。清人早就说它“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戚序本《红楼梦》的收藏者戚蓼生更是感叹“其(曹雪芹)殆神官野史中之首左、腐迂乎?”径直把司马迁和曹雪芹两位作者等量齐观。因此,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说《红楼梦》也是一部史学著作,但说它和《史记》一样,是一部中华文史名著,则没有丝毫疑义。

以要言之,《太史记》和《石头记》都闪耀着文史名著的夺目光辉,以其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通灵奇趣量子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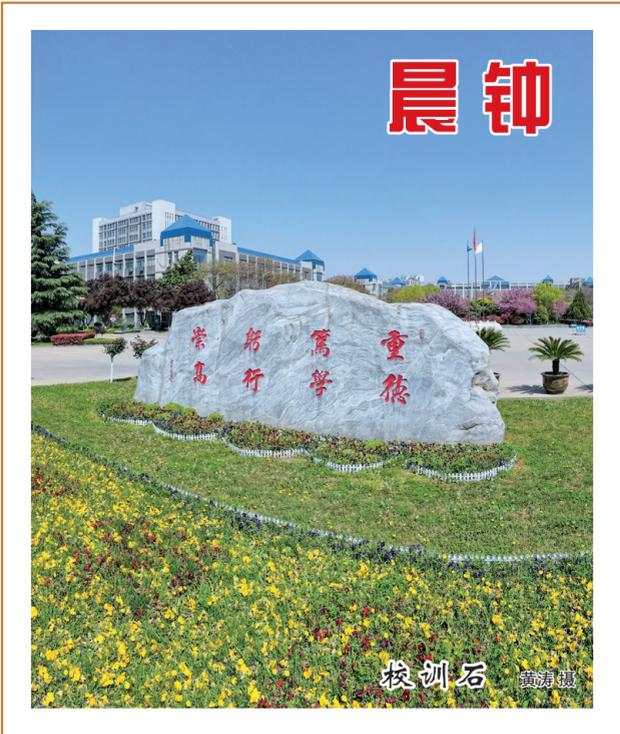
《太史记》和《石头记》,好比中华文史天幕上的两颗量子星。它们相隔近20个世纪通灵纠缠,颇堪玩味,启人深思。

书名都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演变史。《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可见,作者为自己的著作取名“太史公书”。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分别在《论衡》和《汉书》中,王充在《论衡》中,以及南朝宋的范曄在《后汉书》中,均按司马迁原意相称。然而,时间上距司马迁更近的西汉末年的扬雄在《法言》中,刘歆在《七略》中,把这部书称为“太史公”。《汉书·杨惲传》又称此书为“太史公记”,东汉末年的应劭在《风俗通义》卷一中亦如是称;但《风俗通义》卷二又称之为“太史记”。一路变化,简化下来,到了三国时期,才将其明确称为“史记”,沿袭至今。

《红楼梦》的书名也经历了几番波折。甲戌本《凡例·红楼梦旨义》直称“是书题名极多”。因原书刻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大石上,故本名“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访道求仙的空道人录着《石头记》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改书名为“情僧录”,为之间世传奇。不料一经传开,引发了一波改名潮:有一个叫吴玉峰的阅读者,见书里第五回宝玉作梦,梦中演奏了十二支《红楼梦》曲,以可总全部之名,于是改“情僧录”名为“红楼梦”。东鲁孔梅溪检读全书后,想起死了的棠村(雪芹之弟)序雪芹旧作的往事,不胜感慨,改用该旧作之名“风月宝鉴”来称呼这本书。《凡例》接着说:“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自题书名为‘金陵十二钗’。但在甲戌年(1754),脂砚斋抄阅再评此书,用的还是其旧名‘石头记’。然而暗流涌动,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梦觉主人序本’为开端,‘红楼梦’这个名字因最具概括力,再度浮出水面。1791年,程伟元等排印的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印行,一时洛阳纸贵,‘红楼梦’作为书名,终于不能移易了。”

作者都经历了奇苦极郁的大磨难。天汉二年(公元前99),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击匈奴,而使骑都尉李陵别道而进,以分匈奴兵。不料作为偏师的李陵军却遭遇单于主力,寡不敌众,李陵兵败投降。身为太史令,为了给武帝尽忠忠心,司马迁就根据自己平时的观察替李陵讲了话,表了功,说他投降是迫不得已,以后还会找机会报答汉室。谁知武帝闻言大怒,认为他为“李陵游说”,不容分说,立即把司马迁打入大牢,交付酷吏杜周严讯;后又因传闻李陵为匈奴练兵(实则是他人),李家被族,司马迁也以“诬上”之罪被判死刑。最后减为宫刑。这是他人一生中极其不幸的遭遇。曹雪芹一家祖孙三代四代人任江宁织造长达60年之久,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但雍正六年(1728),曹雪芹的父亲曹頔因事被革职问罪,曹家被抄。雪芹先是随家人迁回北京旧宅,后似再遭变故,徙居京西,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遭遇磨难后,司马迁喟然长叹:“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表达了强烈的负罪感。曹雪芹在余生回首时也被负罪感笼罩着心灵。他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我之罪固不免,……”负罪感必然带来痛苦、压抑和追悔。是生存还是死亡?是化为灰烬还是浴火重生?这是对两位才人的意志胸襟的严峻考验。司马迁“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决心遵照父亲遗愿,写成《史记》,以不死殉道。曹雪芹先是认为“愧则有悔,悔又无益”,进而想到“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肯,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毅然决定“著书黄叶村”。他不仅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而且披肝沥胆、死而后已。司马迁不在生前公开《史记》书稿,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他抄了一个副本放到女婿杨敞在京师长安的家中,而把正本藏在“名山”——杨氏华阴老家。

文本都经历了删缺、续缀的悲喜剧。在给任安回信时,《史记》还未写完。到了写《太史公自序》时,前129篇已告竣定稿。司马迁依次为每一篇写了摘要,并重申了篇名;他还两次重申总篇数为130篇,最后连字数都教了出来,并精确记录在案(“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红楼梦》因有“壬午除夕,书未成,并泪尽而逝”的脂批,给人以书未写完的印象。其实脂砚批处的所谓“书未成”,是指像《史记》那样的前后协调、润色定稿乃至保管收藏等工作未及完成;她另有多条批语提及八十四回后内容乃至未回“情榜”,这些迹象表明:《红楼梦》主体内容基本完成。班固修《汉书》距司马迁不过五六十年,就已说《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今本《史记》的字数也果然和司马迁所记不一致。充分证明《史记》确实因被动过手脚而残缺。《红楼梦》的残缺是广为众人知,尤其是八十四回的缺失。面对这两部文史巨著的不可抗拒的强大吸引力,读者都以其文本残缺为憾。所以一经传世,续补者蜂起。仅东西两汉续《史记》的就有17家,后世的就更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记》看上去是完整的130篇。《红楼梦》续书亦多,仅100年前的鲁迅先生就列举了《后红楼梦》《红楼梦》《续红楼梦》等十多种,时至今日也不乏续续。现在的官方版本注作“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以前八回为曹氏原稿,后四十回为他人所续。



国庆节专稿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 戴忠钰

湖南,是我儿时向往的地方。那还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是音乐课,教的歌曲是《东方红》。因为是复式班(一年级到四年级一个教室),所以,我们这些第一天到学校的新生也就和其他三个年级的同学一样的音乐课的“待遇”了。老师是个细高个的中年男老师,教歌前,他让一年级的同学打开《语文》课本,看着第一页的毛主席画像,就问:“这是谁的像?”

“毛主席的像!”我和同学们异口同声喊起来。最后我还插了一句:“我不光知道我还会写呢!”

老师好奇地走到我跟前问:“你写一下让老师看看。”

我在新作业本的第一页用铅笔飞快地写下“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十个字。未了,又让我站起来给大家说说写着十个字的经过。

原来,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外婆抚养大的,所以也就将王姓改为姓戴了。舅舅戴喜生在彭德怀和师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工作。这个师后被转业到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后又改为核工业部。家属住在兰州市七里河附近。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迷路了,还是警察叔叔把我送回家。为了避免我不知道住址,舅舅在一张照片背面写完整住址,还在下面的空白处写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十个字。他让我背下这几句话。我问住址下面的字的时候,他说:“毛主席领导着共产党”。我问:“共产党是弄啥呢?”因为我家门有一条铁路(陇海线)。他就给我打了个比喻:“你整天上到窗台上喜欢看火车嘛,把中国的省、市比作火车的一节节车厢,共产党就是火车头!”我高兴了,竟冒出一句话:“舅,火车要是没有车头不就是把车厢撞到铁路上了嘛。”舅舅也高兴了,说:“我娃说的对着呢!”

从此,舅舅教我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写字了。我讲完了,老师把我写的是十个字让全班同学轮流看,还把我表扬了一番,又笑着问我:“你知道毛主席是哪里的?”

我缄默了,舅舅没有说过呀!

老师为之一振,转身对同学们大声说:“毛主席的家就在湖南省的湘潭的韶山这个地方呀!湖南还给了我们共产党出了好多大领导,除了毛主席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大元帅,湖南就有三个,开国十大将湖南就有九个,一百多名中将有湖南人有四十五名,占了近一半啊!除此之外,湖南还出了其他好多高级干部呢。今天,我们的音乐课教的《东方红》这首歌曲开头有两句歌词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可以看到把湖南、韶山应该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你们想不想去这地方?”

“想!”我和同学们扯着嗓门喊。

老师笑了,说:“湖南离我们好远好远,就是坐火车也好长时间的,还真不容易呀!你们看这里。”

老师指着黑板上方,正中间的毛主席画像和两边分别用红纸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毛主席说的话。同学们只要好好学习,将来大学毕业了就有机会去湖南了。”

然而,蹉跎岁月,时光荏苒,犹如白驹过隙。耳顺之年的我,才有幸实现了童年的梦想。2021年5月7日8:30南航的CZ6465波音747班机从咸阳机场腾空跃起,载着我儿时的梦想飞往湖南。我应邀出席在韶山宾馆召开的湖湘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湘潭市韶山湖湘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刘德钦先生和魏亚平主任等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休会期间,我和其他教授除了

谈论学术方面的事外,还很喜欢和湖南的学者谈论湖南的红色基因文化。湖南丰厚的红色基因文化,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且有它的多元化特质。湖南人才辈出,为中国近现代史输送了大量经纶治世之才比如曾国藩、熊希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等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毛泽东同志为了新中国先后有六位亲人献出生命。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修身养性,经世致用“知行”结合“行”为先的哲学思想历久在坚忍不拔、倔强坚韧、忠义血性的湖湘民性之上的个性,在经世济民,安邦治国和抵御外侮,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发挥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雄才胆识,才是中国革命克服千难万险,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曾经满怀信心,豪迈地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气势磅礴的宣言啊!据湘潭市韶山湖湘文化研究会董事长刘德钦先生和魏亚平主任谈,我党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等不少人的诞生地,就在沿着位于湘潭地区的韶山左右50公里地范围内。

湖南,韶山,太阳升起的地方!

